

(上接第2版)



斩获夏衍年度荣誉剧本： 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肯定

近日，《三大队》剧本荣获首届夏衍电影编剧周“年度荣誉改编电影剧本”，张冀坦言“深感荣幸”：“夏衍先生是中国电影界的前辈，这次活动在他的家乡杭州举办，兼具文化意义与行业价值。”他特别提到，“这不仅是对编剧的扶持，更是对行业生态的革新——50万奖金堪比茅盾文学奖，体现了对剧本‘创作核心’的重视。”

在张冀看来，这个奖项既是对《三大队》“现实主义创作方向”的认可，也是对他深耕编剧行业十余年的鼓励：“它坚定了我继续扎根现实、扎实创作的信念。尤其在AI时代、影像媒介爆发的当下，观众需求快速迭代，我们更需要沉下心来，用真实的故事和立体的人物打动人心。”

‘社交属性’需求降低，转而追求‘非看不可’的优质内容。这倒逼我们必须加快内容升级，无论是剧本的深度、人物的复杂度，还是制作的精细度，都需要‘更快、更好’。”他坦言，这种变化带着“内卷”的压力，但也充满机遇：“只有真正用心的作品，才能让观众重新走进影院，感受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。”

在现实题材中深耕“中国故事”

谈及未来的题材选择，张冀明确表示将继续聚焦现实题材：“中国不缺好故事，缺的是对故事的挖掘与呈现。这些年涌现的真实人物和事件，承载着时代性、民族性甚至人类共通的情感——比如《三大队》里的程兵，他的坚持不仅是个人选择，更映射着中国警察的精神传承，也能让观众感受到‘正义永不缺席’的全人类共同价值。”

他认为现实题材的核心是“以人为本”：“我不会为了尝试新类型而刻意改变，而是等‘能打动我的人物和故事’出现。好的现实题材作品，既能让创作者获得愉悦，也能让观众产生共鸣——因为真实的生活和人性，永远是最动人的‘剧本’。”

从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亲爱的》到《三大队》，张冀的创作始终紧扣现实脉搏。正如他在采访中反复提到的“扎根生活”，他用一部部作品证明：现实主义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刻，而是对人性的深度挖掘、对时代的敏锐洞察。在影像媒介快速迭代的今天，这种“扎根”的定力，或许正是中国电影创作最珍贵的底气——唯有立足现实、直面人性，才能让故事跨越时空，在观众心中留下印记。

获奖不是终点，而是“应对时代挑战的新起点”：“年轻观众的审美在变，但‘好故事’的内核不变——用心挖掘人性、反映时代的作品，永远有生命力。”

只有真正用心的作品， 才能让观众走进影院

面对“中国电影编剧行业的发展现状”，张冀客观分析了优势与挑战。他认为，当下行业的底气在于“根基已稳”：“相比90年代电影院近乎绝迹的困境，如今我们有了成熟的人才储备——导演、编剧、技术团队都能独当一面，本土创作也积累了丰富经验，尤其是对互联网营销、短视频传播的运用，走在了世界前列。”

但挑战同样紧迫：“过去观众把看电影当‘刚需’，对内容要求不高；但现在，随着影像媒介的多元化，观众对电影的

参加首届夏衍电影编剧周有感

■文/张冀

2025年是中国电影诞辰120周年，电影界有很多大事要办。本身就是中国电影文学最高荣誉的“夏衍杯”今年升了级，在浙江杭州举办了“首届夏衍电影编剧周”。

“夏衍电影编剧周”是崭新的，新得像明前的龙井，首先她是在夏衍先生的故乡杭州举办，我印象中以往“夏衍杯”多是在北京办；其次，“夏衍电影编剧周”的举办规模、活动内容和嘉宾阵容较“夏衍杯”都有跨越式升级；今年的“夏衍杯”因此革故鼎新，首次设立了“院校单元”，表彰了一批院校学生创作的电影剧本，同时也增设了针对院线电影的“年度荣誉电影剧本”单元，表彰了两个原创剧本和两个改编剧本。我创作的《三大队》非常荣幸地获得了本届“夏衍杯”的“年度荣誉电影改编剧本”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获得“夏衍杯”荣誉。

这次的“年度荣誉剧本”除了荣誉，也给出了实实在在的奖励——50万元的奖金，这是中国编剧界各类评选活动里最高的奖金额，让“夏衍杯”成了中国编剧界的“茅盾文学奖”。据我所知，“夏衍杯”今后每两年都将评选出两个年度的荣誉原创和改编剧本，“夏衍电影编剧周”也正式落户杭州。

“夏衍杯”规格的种种升级，彰显了电影主管部门和电影行业对编剧的重视达到了新高度，本届获得奖励的编剧首次涵盖了成熟编剧、年轻编剧和学生编剧，呈现了承上启下的梯队形态，足见“夏衍杯”的苦心、真心和雄心。

同时，本届“夏衍杯”也把行业和观众对好剧本的渴求明明白白地颁了出来，我们电影行业从来没像今天这

样需要一个好剧本，但好剧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不是靠拍摄现场随便攒出来的，好剧本首先是要靠一个好编剧一场场戏、一句句对白写出来，它凝结了这位编剧的技术、经验、情感、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，同时也要求这位编剧具备开放和合作的胸襟，诚恳地把写好的剧本交给接下来的创作者去完成，给导演、演员、摄影、美术和剪辑等人二度创作。

“夏衍杯”给编剧颁发荣誉和奖金，是在告诉编剧们，一个编剧最重要的任务是写出好剧本，结束抱怨、少些争吵，专心专注，保持创作初心和赤子之心，有了好作品就一定会被行业和观众看到，就一定会获得尊重和回馈。

新的影像媒介的爆发和观众的迅猛迭代，正让中国电影面临剧烈的时代挑战，我们电影人对此必须适应和作出改变，但同时也要守正清源，不慌不乱。当我们在AI时代谈论剧本创作，我们仍应像夏衍先生一样到人民中去，到土地中去，像他一样与传统文化根脉相连，潜心学习外来知识，高擎剧本创作的文学性和社会意义，在历史、社会和个人的联系中落笔书写。越能保证编剧作为人的主体和情感，我们就越能运用AI作为补充去写出反映时代特征的好剧本。

我们作为编剧，都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有一天写出一个剧本，把该讲的话讲完了，也讲好了，接下来导演只要把它原原本本拍出来，演员演出来，你相信这样的剧本存在吗？就像老舍的《茶馆》，夏衍改编的电影剧本《祝福》和《林家铺子》。重点不是有没有，而是你是否相信一个好剧本的意义和价值，举办夏衍电影编剧周就是要鼓励这种相信，实现这种相信。

西湖夜雨淬锋笔 ——首届夏衍电影编剧周有感

■文/林励

今年五一期间，我来到了杭州，在这个钟灵毓秀之地逗留了数日。我也曾去到灵隐寺，撑着三支清香站在寺檐下，默念着希望前路利好。很快我接到组委会通知，我的剧本《亲爱的生活》入围了第十九届“夏衍杯”。

《亲爱的生活》讲述了在杭州的一家三口在大时代中的故事，这个以杭州为故事舞台的剧本，正将我引回它的精神原乡。一切都得到了最好的安排。

整个编剧周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活动是编剧改稿班。改稿班首日，袁媛老师敲着帆布鞋走进教室，这位创作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的编剧“大咖”，倒是邻家姐姐来串门。她将十年创作心得化进寻常问答，如同茶艺师分杯，让每个学员都尝到回甘。她很尊重每个人的表达，从每个剧本的创作缘起出发，明确了核心表达之后，润物细无声地把剧作技巧不动声色地灌注到剧作的肌理中。能把自己从业十几年的宝贵经验倾囊相授，这是一种毫无保留的慷慨。

教室里坐着形形色色的追梦人，学员们组了一个群——“夏衍班同学”。一个长期定居香港的女编剧张英令我印象深刻，她手机永远在震动，活动结束后她都会见缝插针工作，上一秒吃着饭，下一秒就抱起电脑开启加班模式。第二天她会顶着熊猫眼，苦笑着说，昨晚又加班了。穿着一身时尚套装的编剧刘沈更像一个都市传说，时尚、干练，有着强大的亲和力和组织能力，让我们的课余活动更加丰富多彩。还有九四年出生、擅长喜剧创作的年轻编剧诗云，初次尝试电影剧本创作就入围的美女网文作家李娟，口才好到可以上台讲脱口秀的北电年轻教师婉仪……编剧周让我们天南海北相聚在一起，我们都有一种找到组织的归属感，短短几天就建立起了革命友谊。作为编剧日常更多的是单打独斗，面对资方的挑剔、市场的严苛，我们觉得自己是客体，服务好每一个环节，满足不同人的要求。而在改稿班，我体会到的竟然是被人呵护的感觉。我们的创作被充分尊重，像从沙砾中将细碎的矿石小心翼翼地捧起，再打磨成了璀璨的钻石。

5月27日下午的颁奖仪式之前，平素朴实无华的编剧们，大多不知正

装为何物，我们互相整理上台的服装，兴奋而紧张地彩排，当得知获奖情况时，我们紧紧拥抱着说恭喜。一个编剧说了一句令我记忆犹新的话：“这就是我们人生的高光时刻了吧！”这几天太短暂了。那一刻我心中充盈着感动，也有点心酸。

当舞台追光落在身上时，我犹在梦中。作为一个编剧，我们都不适应被光芒照耀，更熟悉的是孤独。这些年习惯了在深夜与文字默默相对，我们不习惯被“看见”。而这一刻，在夏衍电影编剧周的舞台上，我们被“看见”了。我们也看见了自己，看见了彼此，看见了编剧这份职业依然被尊重，被善待，被期待。

此刻我清晰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穿透麦克风：“也许正是因为偿还了足够多的孤独，才迎来了片刻的灿烂。”某种新的未来被开启了。对于那些业余时间跨行业写剧本的编剧而言，这更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褒奖，甚至是某种转折点。就像张英说的，“这次以后，我需要重新考虑未来的路了。”

后台有记者问我，坚持到现在，是因为热爱吗？我不能对热爱影视行业的年轻人说，如果热爱，请进入这个行业。因为这份爱，也许会在数不清的挫折中，被打磨到所剩无几。我常常会想，到底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下来。长达数年不稳定的生活，数不清的项目夭折，长期处于自我怀疑和焦虑的状态，入行十年依然没有所谓的“代表作”。尤其是近年来影视行业的现状，编剧们谈到未来，常常蹦出的词是——朝不保夕。如果十年前的我能预知未来，我还会选择进入这个行业吗？回去的前一晚，骤雨忽至，我们几个同窗坐着车绕西湖一周，呼吸着扑面而来的夜雨夹杂泥土的香气。去西湖转转是我们的执念。光影交错中，我反复咀嚼“执念”二字，清晰听到了答案：会的，我依然会坚持当初的选择。

终于明白支撑我们穿越寒冬的，从来不是悬在终点的奖杯，而是途中这些吉光片羽的风景。为了这份执念，我们相聚在西湖畔，虽然即将回到平淡的生活中，但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每当新建文档的空白页在午夜闪烁，那些潮湿的、发光的记忆便会漫上来——有人和你一样，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固执地在生活中书写故事。

◎《第二十条》编剧李萌：在类型突破与现实观照中探寻创作生命力

2024年2月10日，由张艺谋导演、李萌、张艺谋、王天毅编剧，雷佳音、马丽等主演的电影《第二十条》上映并引发社会公众广泛讨论，作为首部聚焦“正当防卫”议题的法治题材影片，该片在情与理、公序良俗与法律法规的平衡求索中，探寻公平正义的真正解答。

影片编剧李萌坦言，与张艺谋合作，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创作要“寓教于乐”。他认为，“寓教于乐的核心是‘真诚’”：“观众反感的不是‘讲道理’，而是‘生硬灌输’。《三大队》通过警察的真实困境刻画职业信仰，《长安三万里》用诗词串联个人命运与时代脉络，都是用故事细节而非口号传递价值观。”

从“闭门造车”到与“市场接轨”

谈及首届夏衍年度荣誉电影剧本评选的意义，李萌认为，首次将荣誉聚焦于“市场验证后的剧本原点”，打破了传统“重制作、轻剧本”的行业惯性。“以前编剧像‘幕后透明人’，奖项多关注成片或导演，而这次直接奖励‘故事的源头’，让我们感受到创作从一开始就被行业和市场看见。”他感慨，这种导向不仅提升了编剧的话语权，更引导行业重新审视“剧本作为产业起点”的核心价值。

面对短视频、短剧对市场的分流，李萌坦言“电影编剧的生存压力加剧”：“观众走进影院的决策成本变高，前10分钟抓不住眼球就可能流失——这倒逼编剧在开篇就要抛出强冲突、新视角。”但与此同时，市场的多元化也带来机遇：“碎片化时代催生了许多新职业、科技伦理等新议题，比如脱口秀、骑行文化、AI应用等，这些都是剧本创作的富矿。”

值得关注的是，行业对“编剧专业性”的要求正在重构。“技术层面的故事结构、类型套路不难掌握，但对生活的感悟、对人性的洞察才是核心。”

在他看来，当下年轻编剧需突破“学院派套路”，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素材：“比如《第二十条》从家庭伦理切入法治题材，用市井气的人物让严肃议题‘接地气’，证明了现实观照与类型创新结合的可能性。”



类型突破：在混合与颠覆中寻找 叙事新可能

“单一类型难突围，混合类型成趋势。”谈及创作方向，李萌频繁提及“类型融合”的重要性。“战争+喜剧”“悬疑+科幻”“现实+奇幻”等跨界尝试被视为破局关键：“《美丽人生》用喜剧外壳包裹战争悲剧，《爆裂鼓手》将音乐题材与惊悚张力结合，这些案例证明，打破类型边界能产生新的叙事魅力。”

在传统题材的创新上，李萌以《封神第一部》为例，指出“解构经典不等于颠覆价值，而是用现代视角重构情感连接”：“纣王不再是单一的‘昏君’，而是被赋予‘勇敢却偏执’的复杂人性；姬发的‘质子视角’让父子关系、英雄定义更贴近当代年轻人的自我困惑——这种改编不是推翻传统，而是让神话故事与现代观众的情感困境‘同频’。”

在碎片化时代捕捉“真实的共鸣”

“现实主义是所有创作的根基。”尽管市场对类型创新需求迫切，李萌仍强调“脱离现实的故事缺乏生命力”：“哪怕是科幻、奇幻题材，内核也必须扎根于现实中的人性、社会矛盾。比如‘时间循环’‘平行宇宙’等设定，本质上是对‘选择与

遗憾’‘身份认同’等现实议题的隐喻。”

在碎片化时代，如何捕捉“真实的共鸣”？李萌建议从“微小切口”切入宏大主题：“不要试图概括‘整个时代’，而是聚焦个体在时代中的具体困惑——比如职场‘996’、教育焦虑、代际沟通等，这些‘小痛点’更容易引发共情。”

谈及年轻编剧的成长，李萌以自身经历寄语：“编剧之路是一场马拉松，初期不必纠结‘完美剧本’，而是要在实践中积累对生活的观察。”从建筑学到纪录片再到编剧的跨界经历，让他坚信“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段体验都能转化为创作的养分”：“年轻编剧要避免‘闭门造车’，既要深入生活捕捉细节，也要关注市场趋势，在‘自我表达’与‘观众需求’之间找到平衡。”

对于“夏衍杯”的未来，李萌期待其进一步打通“创作—产业”链条：“除了表彰优秀剧本，或许可以增设‘类型孵化单元’，联合制片方、平台方搭建选题对接会，让获奖剧本更快落地。”同时，他还呼吁行业加强对编剧权益的保护：“编剧是‘内容源头’，但目前话语权较弱，希望能通过行业规范提升创作参与度，避免‘剧本被随意修改却缺乏反馈’的困境。”

在他看来，电影的进化方向在于“体验升级”：“从‘讲一个好故事’到‘创造一种沉浸式体验’，比如结合互动叙事、虚拟现实等技术，但核心仍是‘以情动人’。”